

皮皮文集

皮皮 著

如风如果

有人说，散文贵在散
我说，散文贵在真：
由感觉入灵魂之后的升华
之后的散文云游在怎样的远方
其魂魄都系于作者的心灵

上海文艺出版社

如风如果

皮皮

皮皮
著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如风如果/皮皮著.-上海:上海文艺出版社,2010.10
(皮皮文集)

ISBN 978-7-5321-3890-6

I.①如… II.①皮… III.①诗歌-作品集-中国-当代
②散文-作品集-中国-当代 IV.①I217.2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0)第094360号

策 划:魏心宏 贺鹏飞

责任编辑:韩 樱

特约编辑:李 静

装帧设计:  灵动视线

如风如果

皮 皮 著

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、发行

地址:上海绍兴路74号

电子信箱:csbcm@public1.sta.net.cn

网址:www.sbcm.com

新华书店 经销 山东临沂新华印刷物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印刷

开本870×1092 1/32 印张5.75 字数117,000

2011年1月第1版 2011年1月第1次印刷

ISBN 978-7-5321-3890-6/I·2990 定价:20.00元

告读者 如发现本书有质量问题请与印刷单位质量科联系

电话:0539-2925659

序 散文的金贵之处

我把曾经写过的一篇《难说散文》，在这里展开，作为这本散文集的序。

有人说，散文贵在“散”。

我说，散文贵在“真”。这“真”似乎又不是如实道来，或者说，这其中的“实”不是所经历的所感觉的原生态，而是由经历感觉进入内心灵魂之后产生的某种理解，一种升华后的“真”。

围绕着这样的“真”，我总觉得散文散不到哪儿去。它云游在怎样的远方，其魂魄都在作者的心灵。

如果我要描绘个人的散文写作经验，不妨把这过程说成是一种把握。快乐、压抑甚至痛苦，在触摸这些感觉时产生创作散文的冲动；在创作过程中，面对、整理了自己；写作完毕，是舒畅的瞬间，像一篇好散文的报酬。

我想，不能说散文贵在“少”，但我可以说，散文似乎不能多，多了便淡了，淡了可能就掺假了，尽管这“假”不一定是虚假。假了总归不佳，仿佛在血液中兑水，于是，目

的变得可疑：是有话要说，还是为了散文以外的目的必须说话。在这个意义上，我不信任以高产著名的散文大师们。老话从来没说过喧嚣是金。

可惜，不是所有真实的东西都能打动人，所以散文又很像内心和外部世界的桥梁，而搭建桥梁也不是每个人都会的事情。这就说到了散文的表达方式或者说写作方法。在这个话题上，我害怕展开，因为已经存在成千上万的说法和经验。我写作散文选择的途径比较直接：高兴时说快乐，不高兴时说不快乐，此外加上一点个人的色彩，从语言到风格……

散文对我来说，就是表达自己。因此，写的不多，二十年来，不过如此几篇。对数量，我尚还满意。

目 录

序 散文的金贵之处·····	1
----------------	---

里 面

如风如果·····	3
九月的叙谈·····	6
瞬 间·····	10
北方男人·····	16
观 者·····	22
需要意会的一个瞬间·····	25
什么样的笑容·····	27
打败自己·····	29
中国的柔韧·····	34
乞 丐·····	37
为 人·····	42
水泥的森林·····	44
母亲的奇迹·····	47
玩·····	49
诗意消失之后·····	55

经 验·····	58
女流浪汉·····	63
某一天的日记：关于羞愧的心情·····	66
柏林姑娘·····	69
致敬，向年轻人·····	72
在任何一分钟里·····	75
难说散文·····	78

外 面

重回拉萨·····	83
八年前的一只猫·····	91
残 缺·····	96
八角风情·····	117
一个过去的小邻居·····	122
尔乔，在梦中·····	127
尔乔，在天堂·····	129
走不进的世界·····	132

侧 面

为了愉快·····	139
张爱玲的彻底·····	140
美丽的绝望之花·····	145
无法摆脱·····	148
那个杀了杰西的鲍勃·····	152

极端的端点·····	155
------------	-----

诗

又在深秋·····	161
秋天又来了·····	163
黑 色·····	164
美 丽·····	166
今 晚·····	168
我 呀·····	171
一种心情和另一种愿望·····	172

里 面

如风如果

这该是如何表达的心情？！

他们去世了。他们不是你的亲人，甚至熟人。严格说，你还不认识他们。更严格地说，你不仅认识他们，甚至从某些方面相当了解他们。你喜欢他们，热爱他们，他们曾经是你的星辰，有那么多时刻，你因为突然想起他们获得了突然的温暖和亲近……

这到底是什么，是人和人之间的什么？！

我曾经想过这是崇拜，但我否定了这样的想法。崇拜肯定不是一个合适的词，对你来说，有太多比他们更伟大更值得崇拜的人。

今天，我想说，这是缘分。

去年的春天，同以往的春天一样，过去了，没在记忆中留下任何特殊的痕迹。在这个春天快结束的时候，瑞典女作家林格伦去世了。

是一个知道我喜欢她作品的朋友特意打电话告诉我的。当我从杂志上看到她的照片时，心里涌起的唯一安慰

是：她的脸那么吻合她的人生路程。九十二岁，一个满脸皱纹的老太太，写下了《长袜子皮皮》、《强盗女儿欧尼亚》、《淘气包爱米尔》、《小飞人卡尔松》、《大侦探小卡莱》等等，还有很多很多别的让人高兴的书。她一定是个跟神有关系的作家，看她书的题目，你就能发现，她的万变就是不变。似乎谁都可以说，她在重复自己，但谁都不可以说，她不能这样，或者她这样有什么不好。她有天生的和谐和快乐的特质。

这可能是缺乏这种特质的人喜欢她的原因，是我喜欢她的原因。

去年的秋天，十月的北京，树上的叶子大部分还没有落下。有人说，这些树都喷过药，作用是让叶子在树上留得时间更长。我曾经跟朋友开玩笑说，把我们都喷上这药吧。但不只是为了留在树上，如果只是停留，我曾经想，无论树上还是生活中，都不值得。

可是，那些突然离开的人，那些提早离开的人，还是改变了我的想法。他们以自己的所为赢得了更多人的喜爱，即使他们不再做什么，只是停留，无论在树上还是在树下，都将是一件令人安慰的事。

我从报纸上看到消息，英国演员瑞查德·哈瑞斯因病去世。去世前，医生认为他没有危险，他还有片约在身。

为此，我写过一篇散文《怀念开始之前》，纪念这位我多年来一直很喜欢的演员。《卡桑德拉大桥》的大夫、《野鹅敢死队》的军人……

现在活着的都是他的角色。

今天，从电视新闻里看到毛瑞斯·吉比去世的消息，

他是比吉斯三兄弟乐队中的一兄弟。我曾经无数次听过他们唱的《马塞诸色》，就像我听老鹰乐队的《加州旅馆》一样。但是，对我来说，比吉斯是一个真正的歌声的世界。

有很多次，我把音响放到差不多最大音量，然后我就和他们一起进到了那个世界，《老唱片》、《词语》、《世界》等等。他们不止一次，帮助我离开痛苦，离开无奈，离开无助，离开绝望的自己，即使只有几个片刻，却让我得到了喘息，找到了隐藏的力量，然后继续，继续面对，直到走出那种境地。直到现在，我仍然感谢这三个陌生的兄弟带给我的安慰和由安慰而来的力量。

音乐是安慰。

有个德语歌手曾经唱过一首歌，叫《海上》，其中的第一句歌词是：这么多年，这么多星辰……

不知为什么，我想说，还有这么多的死亡。

死亡变得像微风一样，悄然地报告着他们离开的消息。却没有眼泪，难过也变得那么优雅，因为是淡淡的，淡淡的。可是，这淡淡的难过留得很久，偶尔就会想起来，似乎也不是伤感，只是意识到他们已经离开的事实。这淡淡的难过还会留很久，也因为它是淡淡的，才能从容地昭示死亡的意义。

它是割裂。

剩下的都是想象。

九月的叙谈

——献给我的挚友龚巧明

我们坐在挂满油画的空房间里，聊着。其实为安眠而来的夜已经深了。那是九月，夜空下悠远的无字歌和偶尔插入的阵阵狗吠，是拉萨留给我的最初印象。是后来，才有那遍地的金黄，墓地外满目的落叶簇拥着我，还有别的人。

你说，安息吧，明天再接着聊。

我说，再坐会儿吧，离明天还远着哪。

你说，你怀孕了，不能太累。

你走出房门，在我的屋子外面大声喊。你说，永别了，明几个见。

我从来都没问过你为什么每一次你都要这样跟我道别。如果你还活着，我可能还不问。也许是你死了，我才觉得当初应该问。

我从没介意，临睡觉前，我们分手时，你对我说“安息”、“永别”的字眼。我知道这是人要死时或者是活人对

死人说的话。我怎么会介意呢？我们是多么好的朋友！我们就像太阳的这一半儿和另一半儿，难道你想过太阳会像月亮那样缺一半儿吗？

要跟我举行婚礼的男人说九月十九日到拉萨，九月十八日有一辆下乡采访的吉普车。你说车上有你的位置，但你又说我的男人不到，你不会离开已经怀孕的我。

那个男人九月十七日到了拉萨。

你就这样走了。人们告诉我你死了。我只是哭，却不能向自己承认你是死了。转眼，又一个九月渐渐近了，这是你离开的那个九月之后的第五个九月。看着都市里由葱绿染成深绿的叶子，看着姑娘的短裙换成长裙，就知道又到了九月。叶子马上就黄了，马上就落了，而在拉萨，你墓地外面的那片金黄，离我却有万里之遥。每到九月，我好想你。我知道你在另外一个地方，而不住在我的隔壁。可我不能打电话给你，不能写信给你，也不能在你的住地见到你，我在哪儿都找不到你！这时候我就不再哭了，你的的确确死了，死了五年了。

你不再和我拥有共同的东西，可你是我的朋友，你死了，我还活着，事实看上去非常简单。我离开了拉萨，回到了家乡。每年，我从第一个月忙到最后一个月，都是为了生计。有时也有愉快，即使不愉快也很平静，我是说生活。然而九月依然来得从容，它带着你的全部，甚至你嗓音中那稍稍有些刺耳的尖厉，牵动我的情绪。九月让我倍觉歉疚，因为我当初没有阻挡你登上那辆将要翻到江里的吉普车；因为我离开拉萨以后的九月还有未来的许许多多的九月，我都不能去你的墓地，做一个真正好朋友分内的

事。而你墓碑旁的杂草就像我梦中黑色的芒刺，让我痛苦地呻吟。你看，我的朋友，这就是友情。是一个死去的人留给活着的人的另一种生命。

我就要到而立之年了，可我的生活就像濒临干涸的小河，给琐事掩埋着，没有光华。有时我很羡慕你，死得那么潇洒。你在人生尚且辉煌的时候死了，因而使得以往的生命存在都获得了永恒价值，它们被那些爱你的人记住，永远。而我们活着的人，每天都在重复地生活，终究会有一天因时间的无情而失去意义。我知道还有另外一条路可走，可我也许注定就该是庸人。

你知道，五年的时间世界发生了很多变化。我想，当年，你周身充满的女学生般的浪漫在今天会使人发笑，这就是时间。对于我，在对时间有了较全面的认识之后，更愿意相信一个死人和一个活人的友谊。我这么说时，你会觉得惊诧吗？是的，我的好朋友，我同时间一起向前走了。这不是什么进步，但却有利生存。

巧明，我丈夫说该打个电报给还在拉萨的刘伟或者洪大人，让他们去给你扫扫墓。他们会想着这事，即使不打电报。那一年的九月，就是我们一起去的。我们在白缎上写了“巧明不死”。我们都是你的朋友，都记得你。

巧明，我的朋友，别去理会我前面说给你听的那些我的还有这个世界的变化。相信你曾经最最相信的朋友，有一天和你真切地面对时，即使老态龙钟，你仍旧不难发现，她有了这样那样的改变，但不该变的东西，你们曾经共同认可的东西，她保有着。她知道，人只有活一次的幸运，可以活得平平凡凡，但不可以不像个样子。

巧明，明年的九月，接下来是后年的九月，想想还有那么多九月，都是收获的季节，我们可以再见再见，你说，难道未来不是让人高兴的事吗？